集部

梁谿集卷四十三

宋　李綱　撰

表劄奏議五

辭免兵部侍郎奏狀

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淵聖皇帝受内禅二十九日

准尚書省劄子除兵部侍郎

日下供職具奏辭免恩命

右臣被受尚書省劄子十二月二十九日三省同奉聖

旨除臣兵部侍郎日下供職聞命震驚莫知所措臣竊

以周建六卿司馬掌九伐之法魏分八座尚書有五兵

之曹惟是貳卿實重其選況今強隣内侮邊隅動揺方

艱難多事之秋陛下克篤武志張皇六師以昭藝祖之

丕烈宜有英俊來應昌期如臣孱庸何足採拔雖往年

論事濫得於虛名然今日建官宜收夫實效寵遇過厚

報稱誠難顧寢誤恩以安愚分

論募兵劄子 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延和殿賜對得旨講求募兵之策二十九日蒙恩除兵部侍郎日下供職三十日再對延和殿進呈乞委臣相度具畫一施行

臣近蒙恩賜對便殿面奉聖訓講求募兵之策臣竊謂今日募兵訓練宜依倣周官伍兩卒旅師軍之制創作六軍每軍二萬五千人合十五萬人先會計在城畿甸禁兵數目若干諸色廂軍揀選強壯者數目若干不足則名募應逃亡軍不拘曾作盜賊有罪犯諸色人不足

則起畿甸保甲不足則起近畿州縣民兵即時團練為保仍於吏部右選名募大小使臣校尉曾應中武舉及有邊功及有方略人量材選充部轄將校近上將佐自朝廷選差其名募去處合分作四項一項招揀一項刺填一項團結一項給賜利物並即時相關了當俟人數足日令於京城四壁園苑内先屯逐時訓練其合用旌旂金鼓甲胄器仗帳幕什物並計定數目分委開封府將作少府軍器監即時置造應副不旬月間可以集事

如合聖意乞委臣相度具畫一奏聞施行取進止

論用兵劄子

臣伏領御批降付臣僚所上奏劄不知何人所陳皆與臣意暗合乃知今日不為無人在陛下採其言斷而行之而已唐韓愈有言不敢不疑惟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正謂此也易於謙之上六稱利用行師征邑國於師之上六稱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蓋謙之極非利用行師不足以濟功師之成非戒用小人不足以

保治今陛下之於金人畀辭厚幣靡不順其謙極矣然金人驕悖愈甚其勢非用師不能有濟以臣料之不得已而用兵其功必成然功成之後在陛下以小人為戒而已臣愚伏望聖慈深考聖人之言斷自淵衷無為浮議所動則大功一成中國數十年可以無憑陵之患不然憂未艾也所降奏劄更容臣來早將上面稟聖訓謹錄奏知

御筆

然不可輕若他先敗豈可也慎之慎之

辭免知樞密院事劄子

臣伏奉聖旨知樞密院事日下供職閧命震驚罔知所措竊以樞庥之長兼統兵機宜得瑰奇之人以居其任然後可以將率三軍之衆折衝萬里之外臣本書生進由庠序以忠義自許妄意事功而性剛才拙動輙多忤宣和初道君太上皇帝識拔執筆螭坳日侍清光屬大水暴至士庶爭具舟栰無敢言其所以然者臣謂此非

小變上疏指陳冀得直前論事當路擠排流落七載道君太上皇憐而收之使貳奉常永惟大度之私方圖國士之報去冬因邊吏弛備盜據全燕肆其凶虐來犯王略太上皇厭萬幾之煩欲授聖子意有未發臣與少宰吳敏力建大策贊成内禪歲首太上皇帝南幸江浙羣臣亦有勸陛下為避狄之計者臣又躬述利害回鑾輿之幸為固守之策斯皆臣子常分初無涓埃可言陛下不以臣鄙騃加褒用擢自庶寮不五日而參大政仍委

以親征行營使事臣感陛下不世殊遇頋殫犬馬之力受任以来夙夜憂勤深恐勲績不效以負陛下知人之明故策勵將士率勵士卒躬冒矢石登城以禦敵晝夜廵警戢姦以安衆聞遣使移檄河北諸鎮使預為隄防忘食不寐修戰具嚴守備以俟援師援師既集欲因利乘便進營逼虜使進不得攻退無所掠勢窮食盡渡河而遁擊其半濟勝可萬全計慮已定而姚平仲引衆出城幾敗大事然平仲受節制於宣撫不聞命於行營二

月一日夜半平仲之出种師道亦不知之在微臣實無所與其夜四鼓陛下聞其交鋒詔臣應援頃刻之間使者三至臣適感寒伏枕力疾承命出景陽門至班荆館親督將士列在要衝分遣兵馬觧范瓊王師古等圍親以中軍捍禦賊馬射殺金人甚衆是夜臣宿城下明日復列陣與賊相望臣所統兵士氣百倍然臣其晚求對不可已而賜醴恐懼自省莫測其原仰賴陛下至仁至聖灼見臣愚款實無他腸特賜宸翰許之保全與其空

乏加賜織金未逾三宿亟垂召命俾還舊物詔臣速為守禦之事諭以怨仇嫉謗欲持平仲之罪中傷微臣伏惟陛下天地父母覆幬生成之恩不可為量瞻謝之際感涕交集德施罔極捐軀弗避惟是都城細民因閧殺掠内侍理宜彈壓臣躬稟聖旨即取其最不逞者斬數十人梟首通衢以靖羣衆重沐聖恩令臣知樞密院事竊惟和議既成金人攜重貲邀名鎮不戰而得所欲臣誠私心痛之既乘臣本志兼統軍事豈其所宜祖宗舊

法兵符出於密院而不得統其衆兵衆隸于三衙而不得專其制今臣既統行營之兵又制樞密之令考之舊法未見其可臣竊謂䝁冦初退四方勤王之師未有所屬中都畿邑團結保甲之兵未有所處欲於旬日之閒犒賞條具以勤王之師盡附制置使姚古种師中使司收團以團練保甲分還州縣使各樂業内外人心既以敉寧臣當抗章自陳請辟賢路以遠讒謗全陛下始終之恩此心素定有如皦日昔張良作漢腹心高祖數羅

困阨良常有力乃頗從赤松子遊李泌入議唐事肅宗
復兩京泌謀居多乃欲隱衡山此皆豪傑邁往之士秉
時遇主以成功業久安顯位何所不可而屏門以避患
禍猶至於此況臣單立一身朝無親黨之昔人之功業
而有不貲之讒謗豈得安處寵榮不知戒懼今縱内外
粗安未敢亟去若叨冒巍峩進長樞庭非所宜據固當
懇辭得請而後已伏望聖慈察臣至誠出於至切非敢
矯飾務為虛文特降睿旨追寢隆恩以安愚分不勝大

顧

辭免知樞密院事表

臣言伏奉制命除臣知樞密院事尋具劄子辭免蒙降詔不允者武有七德宜恢經遠之規望臨一時乃副由中之命豈材懋於柱石亦位長於樞衡輒恃至慈求安微分中謝伏念臣資性淺庸學術迂疎常自信其樸忠頗著聞於狂直思忘身而徇國慕以道而事君抗章闕左史之班折而馬撓趣名貳奉常之職知無弗為偶竭

寇之負盟逆叛臣以犯順吞噬幽薊蹈藉河山方國家
有警之時正臣子竭誠之際上皇順天心而授聖子克
成堯舜之仁陛下因民欲以保神京吏邁宣光之業豈
係人力實賴天功而臣叨擢任於肅機仍倚充於元帥
受恩至渥懷報靡遑選練六師每揚聲於出戰嚴飭百
雉專悉力以登陴克張羆虎之雄昭示金湯之固火逼
甘泉而不恐騎至渭水以何虞俟集援師式遵廟算猛
將輻湊谷喋血乘勝之有聞壯士雲屯皆投石超距而

可用欲建營而並進擬堅壁以相持使其形勢衰疲糧
食空乏之指歸路而棄甲視洪流以爭舟斯奮擊而無亡
矢遺鏃之勞爰邀截而絕疋馬踦輪之返重幣復得如
荀息奉璧之奇貴賁來歸笑知瑩寘楮之陋惜貪夫之
妄作悵幽黙而失圖端賴英明亟加延見察兵端之動微
臣初不預知宣獨斷之威衆讒真莫能蔽增領備禦之
政俾無宥密之謀鑒照若兹捐糜罔避然孤危之跡僅
免謗傷而狡猾之謀既從和議驚魂未定施表餌以何

堪素志不伸覽韜鈐而有愧行即引去尚留須史將分布勤王之人且區處復業之衆回道君清蹕於淮浙遂天子崇養於晨昏彗掃星流晝久逆永寧之至計天開地闢應中興重歡之美談然後請辭寵榮務遠權勢學道輕舉追辟穀之張良放意收身效看山之裴度庶全終始或解怨仇儻冒居右府之先慮莫保畏途之戒伏望皇帝陛下審易盈之量慎難進之風曲回渙文矜存確素恐至於惑譬若載鼷以車賞不敢當頤復屠羊之

肆

乞議不可割三鎮劄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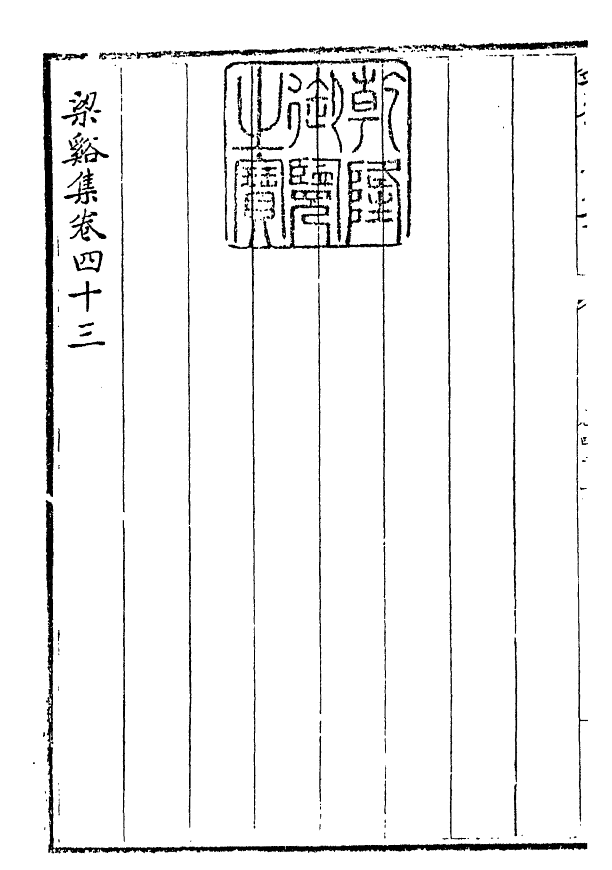
臣契勘昨任太常少卿日於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上殿劄子論事內一項言金國遣使有所邀求其他可從唯求割河北之地雖尺寸不可許但當答以祖宗境土為人子孫當固守之且河北燕山接境有塘泊以為固今割以與之則險阻之地盡在彼疆何以立國當擇使往以死爭之其後金人犯闕遣使議和李梲鄭望之等

實任其事而金人所須欲以親王宰相為質還歸朝人割三鎮地多索金銀物帛之數臣與李邦彦廷爭以為宰相當往而親王不可往歸朝官當與而三鎮之地不可與金銀物帛之數當量力與之不然後且有悔當時議論與羣臣不合因再拜丐罷蒙陛下厚恩撫慰再三俾専治兵方時艱難不敢力請至於撍書之類並不與聞然猶力留三鎮之詔以待勤王之師俟其大集因欲以將帥之意檄軍前以改撍書既而姚平仲妄作小𧏙

臣亦罷黜而三鎮之詔遂行方今金人退師已遠挾質以往必期於得地而後已如三鎮果下則異時河北河東必不能守密邇畿甸宗社可憂萬一三鎮固守不下彼必挾親王以行陛下手足之愛何以為懷由是觀之當時計議奉使之臣得不深罪自金人渡河後數日方遣兵防乇不復尾擊蓋以親王之故然而金人本約親王至河而返今已爽約又沿路屠戮橫屍滿野則和議明約已不可守異時既得三鎮别求釁端不向日而至

城下其患豈淺淺哉今雖遣姚古种師中渡河為三鎮聲援然相去金人二十餘程緩不及事臣恐三鎮人心動揺或不能守將來建置帥府與之對壘當於何郡控扼防托當以何兵蓄聚糧草當以何法遣將命帥當以何人此四者皆不可不預為之隄防臣昨已嘗具劄子乞令遣計議之臣措畫未蒙施行當今急務無大於此願下臣章令在廷之臣集議擇其所長而行之天下不勝幸甚

梁谿集卷四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梁谿集卷四十四至四十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王天禄

謄録監生臣陶紹侃

梁谿集卷四十四

宋 李綱 撰

表劄奏議六

起居道君太上皇帝表

上道君太上皇帝劄子

具奏到陳留縣接見道君太上皇后劄子

進呈道君太上皇帝劄子

第二劄子

奏知朝見道君太上皇帝劄子

乞納玉帶劄子 御批答附後

奏道君太上皇帝劄子

起居道君太上皇帝表

臣某言戎輅履險罔陪扈從之勤我師指期行致蕩攘之效敢具陳其悃愊輒躬問於起居中謝伏念臣吞自單平縣膺獎擢屬玁狁之入寇逮叛將以俱來胃是微才猥當任責臣於正月四日自兵部侍郎蒙恩除尚書

右丞奉聖旨差充親征行營使既與聞於機政仍兼總於兵權竊慕謝安之靖氐羌欲追崔浩之破毛國練兵選將遠揚出戰之聲登城守陴密為堅壁之説器械盛設樓櫓畢施金人於七日夜攻雲澤門次攻通天安泰等門縛筏渡濠持弓張弩雨兵紛集雖越高墉雲梯以登悉皆摧裂遂斂衆以却退因遣使以請和主上重惜生靈深存國體已曲從於好約復更定於摿言捐帑藏之貨財遣信使而壓陣彼歸待命兵戢有時然不備不

虞昔賢之所戒受降受敵前史以為難臣謹張皇軍容申飭守備提師深入知黠虜之無謀募兵鼎來喜王師之盆衆士民生氣宗社必安恭惟道君皇帝睿知如神高明合道下渙詔以恤民隱德已洽於衆心授聖子以固皇基意實通於穹昊臣伏承陛下儲精淵默養志宴閒從容吳越之奥區觀覽江山之勝境傒四方之無侮表二聖之重歡揞謁鸞軀少伸毫髮鳴鑾禹穴遥瞻方外之游閟寢龍樓佇承天下之養

上道君太上皇帝劄子

臣聞南之與北相為盛衰非徒人為殆亦天數一昨金人緣藥師叛旣陷燕山寖窺河北城壘相望而無藩籬之固收守相視而無封疆之臣老將持兵望風先潰大河觧凍乘桴競浮駿騎長驅於中原勁兵直指於魏闕以正月初七日廹邇都城刼掠士民焚蕩廬舍以大火船鐵騎攻水西門守衛之具辦於倉卒臣奉皇帝旨率勵將士擐以死守設械拒於汴流之中殺獲數千人廹

曉方息復以鋭兵攻酸棗門一帶驍勇之衆蜂屯蟻附
渡壕臨城梯長如雲箭落如雨天地改色風沙晝昏人
心震驚宗社危急臣奉皇帝旨將諸班直弓弩手救援
躬冐矢石以摧其鋒令敢死士焚爇雲梯殺獲首領一
人攻破其黨獲級甚衆賊兵乘桄以强弩射之往往沒
溺障汴河水令歸城壕水勢漲溢自夘及午賊兵方退
却知我城中有備始遣使人同李鄴等計議臣等糾集
將士欲以死戰皇帝以宗社生靈之故務令持重始議

通和使者旁午冠葢相望累日而後議成皇帝聖徳格於曠古變鴟鴞為好音化虎狼為善類不愛金幣務保要害之地遂遣康王張邦昌使軍前悉如所請彼方退舍稍犒師之物以歸然邀求數多殫竭帑藏空匱民力不足以給之敵情難窺尤當預防臣見修治守禦之具訓練出戰之兵使彼緍減所須之數果如期而退夫復何言萬一有跋扈之戀陵欲危宗社臣等當陳師鞠旅以圖進師神人共憤天必助之恭惟道君太上皇帝祗

通神考以文繼武天下稱其孝傳位聖子法堯禪舜天下稱其高翠華南幸臣拘以職守不敢負羈紲以從艱難之秋冒處政機㧬將肅清畿甸奉迎鑾輿矢心已明須首何恨

具奏到陳留見道君太上皇帝劄子靖康九年三月十六日得

旨前去南京奉迎道君太上皇帝十七日行次陳留縣遇道君太上皇后船登舟奏事以事節并所得語言具劄子奏知

臣舟行離陳留縣三十五里遇道君太上皇后船臣同

黄經臣於岸上起居訖蒙傳教旨勞問臣託内侍官李
修等奏稟乞依趙野例至幄次前奏事奉教旨允臣即
時登舟於簾前叙致訖拜具道陛下聖孝思慕之意及
道君太上皇后平時保護之德蒙問朝廷欲使於何處
居止臣對以見遵奉道君太上皇帝聖旨指揮建擷景
園為寧徳宫時暫居止他日須於龍德宫側别建宫室
方協典禮又蒙問時蹔居禁中有何不可臣對以天下
大義惟禮與情情欲其通而禮所以節文之以皇帝聖

孝殿下聖慈母子之情豈復有間但有司議禮以為稽之三從之義道君太上皇帝居龍德宫未到闕間殿下欲以居禁中於禮未合恐非所以副天下之望蒙諭朝廷須是措置教是則得臣對以朝廷如此措置但欲協典禮順人情以副天下之望兩宫安則宗社天下安矣既退臣復名提舉人船内侍官李修等三人委曲諭以前説及天下大義皆以為然又蒙太上皇后賜食賜茶及賜一行官吏錢五百貫文遣李修諭臣既居寧德宫

後欲一到禁中瞻拜神御可否何如臣對以殿下既居寧德宫皇帝自當時往省問如欲暫到禁中有何不可既而觧船臣步即前路奉辭訖依稟聖旨迤邐前去迎奉道君太上皇帝臣竊謂太上皇后已有許居寧德宫之意更望聖慈曲全孝道不須過有疑慮如不許使臣人從入皇城之類似不須如此乞與宰執問議使情無間阻别致生事為宗社生靈無疆之福臣不勝虔禱之至

進呈道君太上皇帝劄子 靖康元年三月二十日到南京二十一日朝見

道君太上皇帝賜對

幄殿具劄子進呈

臣伏念自為布衣諸生即荷陛下教養叨塵科第實被異恩薦歷清華皆出親擢每思奮勵少答殊恩去歲蒙恩召還適遭寇戎犯闕遠邇震驚臣蒙今上皇帝委任於倉卒擾攘之際躬率將士以死捍賊所幸堅城可守援師漸集賊因悔禍而去此則上天垂祐宗廟社稷無疆之休也顧臣綿力薄材沮于羣議不能蕩馘醜虜以

攄憤懣忝冒政府以懼以慚方今鑾輿旋軫二聖重歡稽之古今誠為稀有臣之區區志願粗畢已累具奏只候迎奉還闕乞身東歸安養疲耗伏望道君太上皇帝聖慈憐念舊物曲賜保全使獲退休里閭則終始仰荷天地大德非臣糜捐所能報稱

第二劄子

臣伏以鑾輿南幸未數日間賊遽犯闕閉守捍禦者四十餘日方圍城之中今上皇帝瞻慕慈顔言輒涕下唯

冀事定早獲奉迎還宮今幸賊已遠去中外寧謐翠華
天旋將次畿甸宗室戚里父老民庶出宿跂望已逾旬
日伏望聖慈早戒徒御言歸都城上以副皇帝孝思欲
養之心下以慰臣子夙夜祈嚮之意天下不勝幸甚
奏知朝見道君太上皇帝劄子 靖康元年三月二十一日到南京朝見二十三日朝辭先以事節及所得聖語具劄子奏知
臣舟行二十日晚至南京詣道君太上皇帝行宮得旨
令來日見二十二日早賜對幄殿首問臣離闕日皇帝

聖躬萬福臣對以陛下聖孝思慕欲養之意數十言道

君淚下稱皇帝仁孝四海皆知凡數十言次問臣賊馬

到城下守禦次第臣以實奏知道君宣諭此中一一具

知臣進劄子二紙其一乞鑾輿早還蒙道君宣諭本欲

往亳州太清宮以道路阻水不果又欲居西洛以皇帝

懇請之勤已降指揮更不戒行其一叙臣往蒙道君知

遇及蒙陛下委任方艱難時得効犬馬之力只候迎奉

還宮二聖重歡臣得乞身之意蒙道君撫勞再四及稱

陛下書中襃奬之語面賜臣玉帶一條并金魚袋令臣
即時繫服又言行宫人皆喜公来且以此安慰其心臣
拜謝訖退蒙遣使臣賜臣酒菓香藥等是日本欲詣天
慶觀鴻慶宫神霄宫燒香闗臣催促奉迎禁衛儀物等
將到遂展一日仍有旨令臣扈從二十二日早道君令
蔡攸鄭詳凡三次諭及稱七寶輦皇帝未曽御禮數大
過欲只乗簷子如何臣對以陛下出自聖意専以此奉
迎道君願乗御使南都士民聳觀盛事是日臣同趙野

宇文粹中蔡攸等扈從三處燒香觀者如堵莫不感悅既歸行宫名臣對便殿具道所以内禪之意並出親書青詞草令臣齋示宰執等及言前日措置未當數事臣遂一一解釋道君宣諭此等皆末事但勿為形迹使四海觀瞻不好即得臣對以陛下聖孝欲極四海之奉以養道君皇帝倉卒擾攘之中朝廷有司措置施行或有未至願以保全宗社大計為念細故不足深責陛下惟恐少有不當道君意者日夕憂慮至於全不進膳願有以

慰安之以副天下之望道君諭臣言尋常只為性快有些小事只欲說破便無事公盡見此中底裏來早辭䢖先歸達此意慰安皇帝因袖中出書付臣仍謂臣曰公輔助皇帝捍賊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當書名青史垂之萬世臣感泣再拜受命又出小字書數事令臣奏知皆微末易從之事容臣到闕日面奏今具合奏知事如右

乞納玉帶劄子

臣比者奉迎蒙道君太上皇帝以陛下過有褒奬之語形於書問特賜臣玉帶古簡恩禮隆厚實非微臣所可克當但以上皇宣諭再三而臣之此行正欲調和兩宫使無疑阻不敢不受昨日奏對已嘗具劄子乞行繳進并賜銀絹等不曾請受乞納左藏庫以助軍費伏蒙聖恩不允所請臣雖已拜命退竊維念以無功而享厚賜實所難當伏望聖慈許依前劄所請特令繳納以安愚分取進止

御筆

所乞不允可便收邊事方急來日留身面奏

奏道君太上皇帝劄子道君行至拱州降賜御筆令奏稟欲留内侍馮彦等事具劄子奏知

臣伏奉道君太上皇帝特賜御筆恭審鑾輿已次拱輔即日季春極暄聖躬萬福臣子之情不勝感抃但恩禮過當非所敢承豈任惶懼伏奉處分令具奏使臣馮彦等事臣今早入對已即時奏聞得旨專遣中使致書問

聖意所欲留者當稟聖訓然臣見以憂虞之餘心力凋耗已入劄子乞罷知樞密事外任宮祠恐不獲前路迎候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

梁谿集卷四十四

梁谿集卷四十五

宋 李綱 撰

表劄奏議五

附御筆批荅

繳進第五次乞罷文字劄子

親筆宣諭赴院供職　親筆手詔

謝乞出不允降　親筆手詔表

乞罷知樞密院事除外任宫觀劄子（靖康元年三月道君

太上皇帝將還京師上御延和殿議奉迎之禮耿南仲出劄子乞盡屏道君左右内侍等不許至奉迎行宫輙入者斬公謂不必如此但遵常法足矣語頗侵之及再對睿思殿南仲遂許伏闕事乞付御史臺根治公上劄乞罷）

臣聞見危致命臣子之常分陳力就列古人之格言方

艱難之時固當徇國忘軀而至於揣分量才又有不能
則止之義輙申悃懇上瀆天聽伏念臣賦性惷愚問學
荒淺比由庶僚荷陛下異恩擢在政府自蒙委任夙夜
究心外捍疆敵內安衆志上賴宗廟社稷之靈陛下仁
聖所格醜類退師京邑寧謐傳檄而三鎮堅守奏使而
兩宮協和區區之忠志願粗畢而臣自事變以來夜以
繼日無時暫休智術殫於思慮意氣索於憂虞內揆涼
薄實難勉強況今朝登老成賢智并用正論得伸於廟

堂德意下洽於海㝢自此天下豪傑忠智之士當茹連而進内修政事外復境土以副陛下嘗膽願治之意顧如臣者材術既踈心慮憒耗深恐有誤使令以速罪戾伏望聖慈許罷臣知樞密院事特除一在外宫觀任便居住則仰荷陛下始終保全之恩捐軀報國期於異日干冒天威無任戰汗之至取進止

御筆

今封還卿奏豈可如此朕委付之意至矣更勿少

疑不得再請雖累百章亦當封還付李綱

第二劄子

臣適具奏以備經憂虞心慮憒耗乞罷知樞密院事除一在外宮觀差遣伏蒙聖慈特降中使封回所奏章御批訓諭令不得再請聖意隆厚感戴天恩非臣糜捐所能上報竊念臣奮自寒苦初無所長遭遇陛下龍飛之初適丁艱難國家多事蒙被奬擢得以見危致命少效臣節都邑底寧昆夷息喙斯皆陛下盛德所致如臣何

力之有然而孤危之跡踈拙寡助力小任大夙夜憂恐
自非陛下深察而保全之寧有今日常願戎馬既退三
鎮保全上皇鑾輿還闕二聖重歡目覩盛事乞身歸休
安於田畆乃其素志適令早進對與大臣議論不合遂
詆臣以士庶伏闕之事是臣結構至欲送御史臺根治
伏念臣備位樞筦横遭誣衊有玷國體寧不痛心所以
遽上封章實非獲已雖蒙聖恩委曲宣諭終不自安伏
兾哀憐使遂所請未填溝壑誓當捐軀以圖仰報臣叓

不敢供職見般出啟聖院安泊聽候指揮取進止

御筆

依已降旨不許般出啟聖院依舊赴院供職

第三劄子

臣伏蒙陛下以臣上第二劄子乞在外宮祠特降御批令臣依已降旨赴院供職仰荷聖恩彌深感戴臣聞難進易退者君子之風貪位慕祿者人臣之戒臣自庶僚荷陛下特達之知擢參大政遂長樞庭所以輙受而不

敢固辭者葢以方時艱難義當自竭雖叨冒非據不自知其不可然於君子難進之義已不能無愧今日戎馬既還國勢粗定庶幾易退以補前愆至於貪位慕祿則非臣之素志也況因廷對同列議論偶有不合遂遭詆誣包羞忍耻强顔取容不惟有玷國體亦將取輕於陛下其何以協賛帷幄之謀折衝萬里故敢仰恃天恩乞身而退庶幾去就之節尚無愧於古人伏望聖慈憐臣區區非敢沽激特從所請勿使顛隮荷恩無窮没齒難

報見今已在啟聖院聽候指揮取進止

御筆

可赴院供職不得再有陳請令封還御奏

乞免赴祥曦殿從駕劄子

臣伏蒙陛下特遣中使宣押赴祥曦殿起居從駕臣已具劄子乞在外宮祠及夜来傷風頭目昏眩令來駕詣寧德宮所有隨班起居從駕雖以趍赴伏望聖慈特賜蠲免謹具奏知

御筆

體前後累降旨揮速出供職雖上百章亦當封還

第四劄子

臣累具劄子乞一外任宫祠未蒙俞允令早御藥梁方平等宣押赴祥曦殿起居從駕至寧德宫臣不敢不遵稟聖訓然而臣於進退之義有不得已者方欲再具劄子上冒天聽伏蒙聖慈特降御批促令供職仰荷厚恩非臣殞首所能報稱臣聞匹夫不可奪志也臣區區之

志本欲只俟邊境稍寧國勢安定上皇還宮即丐補外已嘗具奏知非緣昨日與大臣議論不協之故因事輙發伏望曆慈察臣忱誠特從所乞雖在田里敢忘大恩臣不勝祈懇之至謹四具劄子奏知取進止

御筆

不允仍依累降旨揮勿更有請

第五劄子

臣已四具劄子乞在外宮祠伏蒙聖慈批答不允仍降

旨揮諸處不得收接文字仰蒙知遇之意所當上禀聖
訓不復有所陳然事有不得不自明者敢冒斧鉞之威
仰祈天鑒臣前日延和殿奏對因與耿南仲辨論臣以
謂天下之理明則誠誠則明自明與誠推之可以至堯
舜闇則疑疑則闇自闇與疑推之其禍有不可勝言者
南仲當以堯舜之道輔陛下而其人闇而多疑其言有
不足深採臣當時止緣國事出語激切實無他腸不謂
南仲銜臣當語及再對督思殿忽言臣與姚平仲結連

二月一日劄塞并言初五日士庶伏闕係陳公輔首先
率衆并有使臣數人在其中鼓唱作亂令公輔不可為
司諫乞付御史臺根治其意專以詆臣蒙陛下委曲宣
諭南仲奏陳不已稱若不付御史臺則罷陳公輔不然
則臣當乞去無可留之理臣契勘昨來西師既到臣與
將帥實謀用兵嘗於榻前議論八事謂如扼河津禁抄
掠以困金人以將帥之意移檄軍前復歸三鎮當時吳
敏种師道等同對實聞其事至初一日姚平仲妄舉臣

未嘗與知是夕止緣三奉御劄力疾出封丘門前去策應而外庭至今猶以為平仲之舉臣實使之且平仲係受宣撫司節制雖种師道猶不與聞在臣行營司初無統攝安得而與縱使與聞止緣國事豈有它故而南仲舉以為罪何也臣既罷之後般出浴室院謝絕賓客皇懼待罪間忽蒙陛下遣中使宣召始知有士庶伏闕之事方擾攘中蒙陛下委任撫諭彈壓辭不獲命至斬決數十人數日而後定臣之區區諒蒙聖察而南仲指陳

公輔專以詆臣何也且陳公輔與臣初昧平生當日在
與不在伏闕之中臣不得而知也若南仲果識公輔知
其首謀當時誠以為非自合即時奏劾豈容今日乃始
因事上陳兼公輔之為諫臣非臣薦引亦初不與南仲
而南仲欲以為去就何也臣以謂今日朝廷方禍亂救
寧之初正當以別白是非為先廟堂之上是非不明何
况天下若以南仲之言為是朝廷自當付之有司根治
黨與誠果有之臣首當在誅夷之列若以南仲之言為

非則當明告中外洞然曉知使臣不受黯闇之謗臣之於此豈得不辨必若朝廷重惜大體欲兩全之莫如與臣一宮祠使歸田里則仰荷陛下生成覆載之恩終始待遇之賜異時圖報捐軀有日伏望聖慈特允所請取

進止

御筆

不允所乞令封還卿奏勿復有請

繳進第五次乞罷文字劄子

臣前者累具劄子乞在外宫祠初二日蒙遣中使宣押
赴福寧殿賜對臣嘗面奏第五劄子伏蒙陛下再三宣
諭還所上章仍命中使押赴樞密院供職臣不敢不遵
稟聖訓即曾具奏候奉迎畢日當伸前請今上皇還宫
既已累日聖孝所格中外鼓舞今早又獲扈從問安龍
德宫目覩盛事可謂幸會而臣以憂虞憒耗之餘被巧
詆難明之謗尚兾聖度保全得請骸骨伏望天慈許臣
所乞所有前日進呈劄子謹再具繳進冒凟天威無任

惶懼待罪之至

御筆

依累降旨不允所乞

親筆宣諭赴院供職

卿忠義之志朕所素知方國家多艱實賴共濟更

不得有請便赴院供職付李綱

親筆手詔

卿累貢封章懇求去位自陳危懇甚駭予聞廼者

冦在近郊士庶伏闕一朝倉猝衆數十萬忠憤所激不謀同辭此豈人力也哉不恱者造言何所不可故卿不自安殊不知朕深諒卿之不預知也前日宰執臺諫沮師敗謀格塞公議已悉罷逐方今四海所顧以為輔佐多聚廟堂朕於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自以為庶幾焉卿其深體朕心亟安厥位以濟國事付李綱

謝乞出不允降親筆手詔表

臣綱知伏蒙聖慈以臣累具劄子乞外任宫祠特降親筆手詔曲加撫諭令安厥位以濟國事者冒貢忱辭方懼雷霆之震特頒温詔遽窺雲漢之章既辨明其謗言又勉勵以國事恩隆命渥感極涕零中謝伏念臣結約亡奇迂愚有素幸遘雲龍之會獲施犬馬之勞受知既越於常倫得謗遂生於意外儻非上智曷諒微忠伏蒙皇帝陛下燭以天光形於奎畫安危疑之孤踪洗黯闇之厚誣遂中山之功豈曰樂羊之力辨博陸之譖實由

漢帝之明臣敢不仰體睿懷勉安職守修政事而厎境
土方祗奉於睿謨捐軀命以徇國家誓力酬於大造

梁谿集卷四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梁谿集卷四十六　　宋　李綱　撰

表劄奏議八

辭免轉太中大夫表

再乞罷知樞密院事守本官致仕劄子

第二劄子御筆批荅附　第三劄子御筆批荅附

三乞罷知樞密院事劄子御筆批荅附

第二劄子御筆批荅附

論守禦劄子敵騎出境乞用富弼守禦一策分兵控扼要害之地具劄子進呈

臣竊觀自秦漢以來制禦戎狄未有得上策者惟本朝與契丹為澶淵之盟守之以信結之以恩百有餘年邊

境晏安兵革不用和好之篤古所未有然而所以制禦之術曷嘗一日弛備耶財用充足糧儲有餘士馬精研將帥用命則彼雖欲窺邊徼而封疆無隙可投欲不守盟何可得也臣伏見仁祖時富弼所上守禦二策審地形觀事機分兵控扼要害之地左右出入縱横應援曲盡其妙然以謂非三十萬衆不可則知制勝之術在於足兵與王翦之伐荆必六十萬而後行其理一也臣愚以謂今日防秋正宜用弼之説度時之宜良將勁卒外

布邊境重兵大帥雄扼諸鎮使賊不敢有覬覦之心萬一奔衝可以制其死命誠奇策也所有富弼守禦策二篇謹具繳進伏望聖慈特賜省鑒採其說而用之取進止

備邊禦敵八事 三鎮官吏軍民為朝廷堅守公奏宜飭武備修邊防條具八事以進

一唐之藩鎮所以拱衛京師故雖屢有變故卒賴其力而及其弊也有尾大不掉之患祖宗監之銷藩

鎮之權罷世襲之制施於承平邊備無事之世越在今日則手足不足以為捍頭目為今之計莫若以太原真定中山河間建為藩鎮擇帥付之許之世襲收租賦以養將士習戰陣相為唇齒以捍金人可無深入之患又滄州與營平相直隔黄河下流及小海其勢易以侵犯宜分濱棣德博建横海軍一道如諸鎮之制則帝都有藩籬之固矣

一自熙豐以來籍河北保甲凡五十餘萬河東保甲

凡二十餘萬比年以來不復閲習又經燕山雲中之役調發科率逃亡流移散為盜賊今所存者猶及其半宜專遣使團結訓練令各置器甲官為收掌用印給之蠲免租賦以償其直武藝精者次第遷補或命之官以激勸之彼既自保鄉里親戚墳墓必無逃逸又平時無養兵之費有事無調發之勞此最策之得者

一自祖宗以來養馬於監擇陜西河東河北美水草

高涼之地處之凡三十六所比年廢罷殆盡而更為給地牧馬民間雜養以充數官吏便文以塞責而馬無復有善者又驅之燕山悉為敵人所得今諸軍闕馬者大半宜復祖宗監牧之制權時之宜括天下馬量給其直則不旬月間數萬之馬可具也

一河北塘濼東距海西抵廣信安肅深不可涉淺不可以行舟所以限隔胡騎為險固之地而比年以

來淤澱乾涸不復開浚官司利於稻田往往洩去積水隄防弛壞又自安肅廣信以抵西山地形低下處可益增廣其高仰處即開乾壕及陷馬坑之類宜專遣使以督治之

一河北河東州縣城池類多隤圮堙塞宜徧行修治而近京四輔郡諸畿邑皆當築城創置樓櫓之屬使官吏兵民有所恃而安萬一有賊騎深入虜掠無所得可以坐困

一河北河東州縣經賊馬殘破蹂踐去處宜優免租賦以賑卹之往年方臘擾浙東猶免三年今三鎮之民為朝廷固守安可不議所以大慰其心者

一河北河東諸州最以儲峙糴買糧草為急務宜復祖宗加擡糧草鈔法一切以見緡走商賈而實塞下使沿邊諸郡積蓄豐衍則寇不敢動矣

一陝西解鹽無煮海之勞而給邊費足民食其利不貲自行東南鹽法而解鹽地分益狹西邊益貧頗

復祖宗舊制以慰關陜兵民之心

乞修塘濼劄子　敵騎既退乞同李邈措置塘濼城堡水櫃等事具劄子進呈

臣伏覩种師道詹度等奏金人人馬已出塞垣朔方保全宗社大慶然彼但以河間中山兩路州軍堅守之故且懼王師之襲不得不遁其意豈嘗一日忘割地之約耶深慮秋冬之交弓勁馬肥復犯邊徼捍禦之策所當預修契勘安肅廣信平等軍東有塘濼西抵太行中間坦塗不過三百餘里塘濼既可增廣其他地勢雖頗高

仰亦因高就下限以長堤瀦蓄水櫃以為阻固如水櫃不及之處自宜修築城堡屯兵控扼或設塹穽以虞奔衝玆事體大非藉能臣未易辦集竊見樞密副都承旨李邈累任河北邊郡風績素著深究邊防利害欲乞特建一司以邈充使專切措置塘濼城堡水櫃等仍乞朝廷多方應副庶幾克成大功以為永遠之利

乞修邊備添置參謀編修官劄子

臣竊惟軍政之不修二十餘年於此矣將驕卒惰賞罰

無章每戰輒北兵既寡弱民又凋弊敵人由此敢肆憑陵中國之不振未有勝於此時者也今賊雖退師尚未出塞所至剽掠無復顧憚蓋由初未嘗有所懲創時方向暑須暫遠去秋凉馬健何憚而不來此其可慮又非前日可比謂宜及今速為之備一曰選將二曰募兵三曰訓練四曰保甲五曰馬政六曰繕器甲七曰峙糧草八曰修城壁九曰增塘濼十曰置堡塞凡此皆軍政之大者當今之急務也而其財用調度之費不與焉前此

賊未退師支梧目前固有未暇今度其勢出塞决在旬日而此去防秋近在三數月間要當自茲講求施行不可復緩又况西戎跳梁五路並入四夷交侵誠可深慮臣以書生備位樞筦方艱難之使之時乞避賢路不蒙賜許夙夜思之國之大事無過於此誠非一介孤陋所能獨任要當合衆志恊衆力上稽祖宗之舊下考當今之宜庶幾有濟欲望聖慈許臣辟置條謀官四員於職事官中不拘官資高下兼充仍添置編修官二員同共

措畫條具以時推行如蒙允許容臣續具姓名以聞

御筆

依奏參謀編修添置四員

乞措置三鎮劄子

臣朴野無所取材自蒙陛下委任力守三鎮不可割之議區區赤心始終一節不顧謗尤者誠謂祖宗土地雖尺寸難以與人儻必割之無以立國冒凟聖聰者熟矣臣累次面奉聖訓俟金人過河别行遣使計議三鎮之

地今來計程已是渡河之日所有三鎮合行計議乞降

御前文字付臣因控扼河津兵行選使同共前去取進

止

御筆

三省密院同共詳議莫更卑辭遣使求之見親王隨

行不可輕易繫國安危

辭免轉太中大夫表

臣其言近具劄子辭免覃恩轉官伏蒙聖慈降詔不允

者出震膺圖咸慶風雲之會乘龍施澤敢懷雨露之私

涔貢恍辭冀回淵聰竊以歴數蓋歸於天命謳歌允協

於民心大寶既臨羣工受祉如臣者以身許國初何意

於陞遷叨位本兵顧已踰於涯分更容貪冒徒速顛隮

伏望皇帝陛下俯徇至公曲從素願惜名器之重爵尊

朝廷行貴近之先化成海寓俾能無愧實預有榮所有

告命未敢祗受

再乞罷知樞密院守本官致仕劄子 靖康元年五月守禦

使司補進武副尉二人以齎御前燦書間道至太原賞之補訖奏知上批有大臣專權浸不可長之語

上劄子乞罷

臣前日伏覩宸翰守禦使司轉資奏行批知大臣專權浸不可長聖恩隆厚未賜誅殛伏讀以還不勝皇懼臣伏念昨者金人乘虛直犯城闕臣以非材猥當任重伏蒙聖恩許以便宜從事有功則賞有罪則誅訖以上聞蓋稟睿旨旬月以來國勢粗定屢嘗面奏乞罷守禦使司未奉俞允而邊陲之間賊馬屯泊間道通信欲及機會

非假賞典不能使人故如奏行轉資之事往往尚仍前日此乃以守禦使司未罷之故非臣敢創為此也兼臣契勘置司之日蒙陛下頒降空名官告綾紙凡三千道若以委任之專凡此所降告身皆可盡用而置司以來前後書塡只用三十一道而已自非灼然委有績效之人不敢妄與今宸翰以為專權竊恐聖意有所未亮也臣聞衆噓漂山聚蚊成雷臣之孤忠困於無助爰自遭遇未逾歲月而幾於危殆者屢矣仰賴聖明洞照愚悃

故敢尚此黽勉以圖報效而浸潤日聞聖聽已惑臣之微軀寧復自保夫專權者臣子之大戒而人主之所甚惡也臣雖至愚何敢當此重念臣竭忠報國非敢愛身然竊以謂任則當勿疑疑則當勿任唯疑與任不可並行今陛下既已疑之矣豈可復處臣以樞機之任況臣自比日以來憂悸成疾心力耗盡動輒遺忘深恐有誤國事伏望聖慈許臣守本官致仕得避賢路乞此骸骨歸安田廬伏惟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始終保全勿

使顛沛則臣感戴天恩期於結草臣無任

御筆

前日所批止係要依祖宗故事無纎芥之疑卿但安
職所乞不允仍不得再有章奏

第二劄子

臣伏蒙聖慈特降中使宣押臣赴樞密院供職及家屬
歸府第仰荷天恩第深感戴竊念臣偶以冗材濫膺重
任初乏涓埃之補自貽專輒之愆大度兼容未加譴責

何施面目復冒寵榮伏望陛下終始哀憐曲垂保庇特
依所乞許臣守本官致仕使與田夫野老共祝堯年非
徒危疑之跡可以少安亦使進退之間不累國體臣已
見出門外聽候指揮所有不候奏知出門之罪伏重賜
黜責施行

御筆

所乞不允已差御藥宣押可赴院供職

第三劄子

臣伏蒙聖慈以臣上第二劄子乞守本官致仕特降御
批令臣赴院供職不得更有辭免仰荷德恩彌增感懼
臣竊以樞筦之任號為本兵況當艱難之秋可見委寄
之重自非信臣曷可冒處而臣稟性惷愚濫被眷獎無
涓埃之小補有譏謗之並興至煩宸章宣示三省怨怒
傳播喧於外廷臣獨何顏復居密宥之地伏望陛下哀
而憐之特賜保全使得乞身而去不勝幸甚此志已決
仰冀聽從臣無任祈懇之至

御筆
不可自疑有駭衆聽已令宣押當體朕懐

三乞罷知樞密院事劄子

臣猥以凡材誤蒙異恩擢用樞筦籌畫無取料敵不明致令种師中姚古之師為金人潰敗太原圍急未知所以解救之方又臣嘗遣張師正統領勝捷人兵前去策應不謂師中即以師正充選鋒賊馬邀截先次奔北既乏知人之明又無捍患之略豈可貪冒寵榮尚居宥密

之地以塞賢路祖宗舊制邊事失律必罷樞臣伏望聖慈重賜黜責以允公議臣不勝皇懼待罪之至

御筆

早來已與卿面論不須如此令封還所奏勿復再請

第二劄子

臣伏蒙聖慈以臣上章緣种師中軍行失利乞賜罷黜特降御批開諭不允仰戴天恩第深感懼竊以樞筦本兵之地專任邊事與他宰執責任不同敗師蹶將咎將

誰執況有祖宗之成憲所當遵依伏望矜憐特賜休免以副公議兼臣才術空踈志氣凋落誠不足以上副委寄不勝皇恐待罪激切之至

御筆

依已降指揮不允仍止來奏

梁谿集卷四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梁谿集卷四十七　　　　宋　李綱　撰

表劄奏議九

附御筆批荅

辭免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劄子

第二劄子　　親筆宣諭請行

第三劄子　　第四劄子

第五劄子　　第六劄子

罷宣撫使有旨以公代師道宣撫使河北河東上劄辭免

臣伏蒙聖慈特降宸翰河北河東國家根本之地委令宣撫臣以孤生誤蒙天恩自庶僚中擢任樞筦以死報國此志已定況當危難之秋主辱臣死乃分之宜但今日此舉繫國安危种師中以宿將統重兵以援太原不旋踵而潰散臣獨何人敢任此責又种師道威望素隆見為宣撫若罷師道而授臣恐外議不以為當區區微軀誠不足惜懼誤國事儻陛下必欲使之亦何敢辭調

兵選將應副錢糧須旬月始辦太原圍久王師既衂深可寒心臣慮此數日間已難守矣適見布衣高世兼奏狀謹繳進更容來早稟受聖訓謹具奏知

御筆

如師道不罷亦不妨事便可治行

此任無易卿者為朕建功切在審而後行不可輕接

戰

第二劄子

臣伏奉御批以臣辭免宣撫使除命特加訓諭此任無以易卿者竊念臣自遭遇以來惟知竭忠盡力以圖報效而横罹謗議皆出意外累嘗乞身未蒙俞允且使待罪樞筦仰承睿算尚可黽勉若令宣撫兩路將兵於外豈臣孤危乃敢出此伏望賜照察餘俟面奏

御筆

朕志已定須當卿去不允所乞

親筆宣諭請行

卿素忠義何故不欲去適覽章奏太原府出人五百斫賊數十級以此見之尚可為卿何不奮然請行以成功名可體茲意

第三劄子

臣伏奉宸翰令具有名望武臣契勘方今有名望武臣無如种師道者雖老其智謀猶足用旦夕入覲以優禮待之必肯為陛下用以李彌大副之朝廷已為得人所有臣今來除命伏望聖慈特賜寢罷

御筆

不允所乞國方多難不可辭

第四劄子

臣適方具劄子辭免恩命復蒙聖慈特降親筆手詔令與師道同行勿復有辭者臣之區區已具此奏伏望睿察追寢成命無任祈懇之至

御筆

不允所奏

第五劄子

臣伏奉聖慈以臣累具劄子乞免宣撫使除命復降御批朕志已定須當卿去不允所乞國方多難不可辭者竊念臣爰自變故以來奮不顧身以徇國家未嘗輒敢辭難薔荷陛下知遇得以少效孤忠今日師中挫衂内外惴恐此誠多難之時捐軀報國實臣素志豈復當辭但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臣内揆綿薄實難勉彊而況遭罹讒謗動輒得咎積憂成疾心力殫耗豈敢以孤危之

蹤乃輒當統帥之任伏望特加睿察寢罷此除更俟來
日面奏
御筆
成命已行必無改易卿當為國立功不得辭免
第六劄子
臣伏蒙聖慈特降親筆除臣宣撫兩路應大小事一委
便宜施行不從中制但責成功亦不求速者仰荷委寄
之重敢不奉承睿旨然臣適見河間帥臣奏報賊馬侵

犯雄州安肅軍一帶乞差兵三五萬人前來防把又見姚古奏報陳迪郝懷下把南北關人兵並皆潰散乞添差兵把截事勢已急與其令臣作宣撫使統兵二萬前往滑州所費不貲曷若各分萬人犒設訖往河北沿邊及河東把截以濟一時之急所有河北制置使只就委劉韐於事為便其种師道乞加優禮或留京師或歸屯所乞自聖裁臣非為身謀但欲措置常理以濟國事伏望聰察謹具奏知

御筆

卿宣撫兩路此等事可一面施行劉韐事令三省降

旨師道已留京師

第七劄子

臣伏蒙聖慈以臣辭免宣撫使新命并乞罷樞密院職事守本官致仕符降中使封回劄子賜御批不允臣仰荷天恩第深感涕實以宣撫樞密之職於今尤為重任而臣材術淺薄中遭讒謗難以冒居非為身謀葢恐誤

國伏望察臣忱誠特從所請遴擇信臣付以重任天下幸甚臣見以眼疾在假俟稍痊安當求對次干冒天威無任戰汗之至

御筆

卿昨日已受命豈得再辭河北河東實繫宗社卿宥密信臣朕所委寄便當來日受勑此志决定卿切體之

第八劄子

臣昨晚對睿思殿竊見陛下緣邊事焦勞至於感慟臣子之情不遑寧處是以未敢固辭今來除命退伏惟念任重力薄恐辜委寄誠難勉彊臣本書生素不知兵昨於艱難之初蒙陛下任使輒當兵事蓋緣圍城之中事出倉卒無緣號召天下賢才故徒以區區之忠遂應誤選賊騎既退又蒙擢置樞筦求去不遂既已負非才之責矣然因天下獻言而用其智謀上稟睿訓旁資同列議論得暫承乏於此今者忽蒙擢為大帥使之出將於

外非所克堪中夜驚惕此必有建議不容臣於朝者況自頃以來横罹謗議或以為狂率或指為姦佞其甚者至以為收人心而又上煩宸翰有威福專權之語今咫尺天威日在左右得謗尚如此而況使將重兵遠去闕廷乎臣區區一身誠不足惜深恐上誤國事雖陛下復欲保全勢不可得伏望聖慈更賜詳察特與寢罷成命仍許臣解樞密院職事守本官致仕退歸田廬無任皇懼待罪之至

御筆
朕面諭已至誠意切當體國受命必無回命之理
親筆宣諭節賜裴度傳
節出裴度傳一段令直筆録賜卿忠義徇國何愧前
人竚觀成效以寛朕憂
謝賜裴度傳劄子上令直筆録裴度傳降賜具劄子稱謝且録裴度論元稹
魏洪簡章疏上進
臣伏蒙聖慈除臣河北河東路宣撫使累具劄子辭免

未蒙俞允又被宸翰過有褒語并賜臣裴度傳仰荷委任之重顧臣何人可以當此竊以祖宗積累垂二百年河北河東最為根本之地金人乘虛兩路並入自河北入者既已侵犯都畿厚載而歸矣而近者雄州奏報不待涼秋已復犯塞自河東入者破忻代以圍太原行將半年未有解圍之意宿將重兵數路應援悉皆潰散校之吳元濟區區以蔡州數城之地為唐室患固不相侔而環蔡諸節度之兵與今日士馬其強弱又不可同日

而語而臣徒抱孤忠才術疎短曾不足以望裴度萬分之一陛下以艱難乏才之故誤有使令以度况臣實謂非倫非特未允公議且恐有誤國事伏望睿明於在廷之臣精加選擇付之重寄庶幾成功仰副陛下北顧焦勞之意天下幸甚

御筆

已除卿宣撫便當受命

第二劄子

臣竊見諸葛亮出師表其言明於治體以謂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夫君子小人於用兵之際似不相及而亮深以為言者誠以冦攘外患有可以掃除之理而小人在朝蠹害本根浸長難去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是以吉甫贊周王以比伐必有孝友之張仲裴度相唐宗以東討必去姦邪之元稹用能成功焜燿圖史君子小人之不兩立從古已然臣竊觀陛下嗣位之初適遭金人入冦宵旰

憂勤勵精圖治思刷前恥雖古帝王勤儉之極無以遠過然君子小人尚猶混淆於朝翕訿成風殊未退聽謂宜留神照察在於攘逐戎狄之先朝廷既正君子道長則所以捍禦外患者有不難也今取裴度論元稹魏洪簡章疏節其要語輒塵天聽不勝戰汗之至

御筆

覽卿所奏銘記於懷但為國了事與卿共太平之樂

乞罷宣撫使待罪劄子 既受宣撫使命以軍馬未辦董展行日御批還

延不去豈非拒命上劄子待罪及繳納告敕

臣伏奉宸翰謂臣受命月餘遷延不去豈非拒命者伏讀震慄不知所措契勘臣於前月二十三日受敕至今纔二十日當時蒙御批用太史局擇定今月二十二日啟行臣以庶事未辦嘗具囘奏乞展三日此乃恐事有未備上累國體非敢遷延今蒙聖訓以為拒命臣無任惶懼待罪之至伏望聖慈特賜竄責

御筆

封還御奏不須如此依定日二十五日内起發

第二劄子

臣嘗具劄子以奉御批謂臣遷延不行豈非拒命伏讀殞涕惶懼待罪乞賜竄責未奉指揮伏念臣本以書生遭遇盛際常願奮身效命以報聖知自受宣撫職任以來夙夜憂惕懼不克任辟置官吏選用將佐團結隊伍闕請器甲措置錢糧雇買車馬種種軍需率皆創建非若童貫譚稹諸事熟成上下應副咄嗟可辦而陛下督

責之峻猶未及元選定出師之日便謂臣遷延拒命不行竊恐聖慮有所未亮也臣前備員守禦使司激賞探報使臣已蒙宸翰謂其專權令承之宣撫使司治行量展日限又蒙御批謂其拒命專權拒命者臣子之大惡有一於此罪不容誅陛下方臨遣大帥震揚國威捍禦敵解重圍而以專權拒命之人充其選無乃不可乎臣聞軍旅之事非任之專信之篤者不可以成功臣日在陛下左右咫尺陛下猶且聖訓如此況行師於千里之

外謗讟交興上惑睿聽陛下果能諒其區區之忠乎與其進無所成有誤國事不若知難而退甘受竄誅伏望聖慈罷臣知樞密院事河北河東路宣撫使重賜黜責以正典刑選命信臣委以重任臣見居家待罪無任祈天俟命惶懼戰越之至

御筆

豈須如此止欲卿速行今封還卿奏

第三劄子

臣伏蒙聖慈以臣累具劄子待罪乞罷知樞密院事并宣撫使職事特降親筆封還所上章感戴恩德彌深震恐竊念臣智識淺短學術迂踈獨於義命之際素知自信曩者遷謫七年退伏田里不知貧賤之可羞揭來中都適遭陛下龍飛特被眷奬致身樞輔不知富貴之可樂徒以上荷天恩未能報稱故雖屢求去位終亦未果今孤危之跡讒毀交興罪狀日聞致煩宸翰屢有訓勅今復有拒命之語退自循省莫知所以良自傷悼夫欲

效區區之忠者臣之志也至於成功則有非人之所能為者豈可必哉宣撫兩路人臣重任事有至難自非陛下不致毫髮之疑於胸中安能有濟臣竊觀聖聽不能無惑於羣言日侍清光尚難自處而况可使之統重兵於千里之外哉此臣所以日夜憂懼而不得不辭也伏望聖慈憐臣於艱難之秋嘗效犬馬之力特賜保全解其職任使遂退休則圖報大恩當期異日所有臣昨蒙除尚書右丞知樞密院事宣撫使等告勑謹具繳進乞

此骸骨歸於山林臣無任干冒天威惶懼戰越俟死之

至

御筆

何故如此方朕委付兩邊事俟卿前去措置所有告

敕封還不得更有陳請並無毫髮之疑止要促卿速

行

第四劄子

臣伏蒙聖慈以臣待罪乞罷知樞密院事河北河東路

宣撫使重賜黜責特賜御批封還劄子仰荷天恩尤增
感懼重念臣小才無取罪狀已多與其他日受誤國之
誅不若自歸於司寇伏望睿斷特正典刑所有宣撫使
職事乞早差官交割管構臣無任惶懼戰灼之至
御筆
封還所奏
第五劄子
臣契勘宣撫司已漸就緒錢物之類並未曾支動伏望

聖慈選差宰執代臣使事竊見徐處仁唐恪朝之老成

累任帥臣諳練兵事可以充使如陛下不欲遣之於外

但以使事委之且留京師令統制官等分領將卒前去

劉韐解潛處使喚以宣撫司錢物應副自足辦事更乞

聖裁臣未敢搬出見在府第待罪聽候指揮

親筆宣諭三首

宣諭累百章不允辭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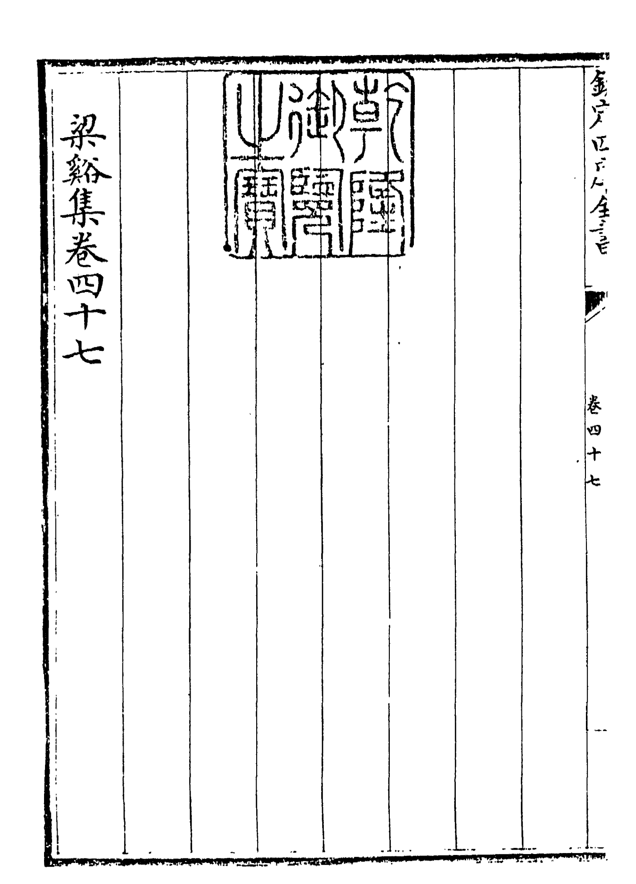
卿所請雖累百章不允可疾速辦行起發

宣諭疾速辦行

朕無纖芥所懷止欲激卿速行不須如此決不允從疾速辦行夜來所批督卿速行今推托如此何望焉

宣諭陳奏請行

河東兵民日望宣撫到彼朕批語激卿欲行所有元批旨封實不期卿誤聽累乞退閑朕昨日進退疑惑甚難出手欲全君臣之義垂之萬世今日見卿陳奏慨然請行釋去疑念足見忠義之誠久而益堅朕甚嘉之



梁谿集卷四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梁谿集卷四十八至五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録監生臣陳太初

欽定四庫全書

梁谿集卷四十八　　　宋　李綱　撰

表劄奏議十

親筆宣諭不須與三省議

論宣撫職事劄子

第二劄子

第三劄子　　第四劄子

親筆宣諭三省　　謝賜御筵表

親筆宣諭不須與三省議

路允迪等卹其家甚善益見徇國勤勞之意卿行不須與三省議此事已決何必如此凡事斷而可成再三反復愈亂人意卿可一心措置備辦成功之後與卿共享太平之樂

論宣撫職事劄子 累具辭免不獲將以六月二十五日出師上劄

臣伏蒙睿訓卿行不須與三省議此事已決再三反復愈亂人意者仰荷委寄之重第深感涕臣既已拜命受

兵促裝整駕豈復有可回之理見危致命臣子常分亦無足道但國家之事中外一體同心一德乃克有濟今陛下遣臣獨出聖斷臣不量才而受任二三大臣不以為然使他日果能支梧則已稍有疎虞仰累陛下知人之明此臣所以夙夜震懼而不自安也更望聖慈博盡大臣之謀使臣既行之後無沮難無謗讒無錢糧不足之患則進而死敵以報天恩實臣區區素願死且不朽冒昧自列無任戰汗之至

第二劄子

臣伏蒙宸翰卿出師令論已定者仰荷委任之重第深感懼然茲事體大繫國安危非臣一人所可獨任其責宰執閤議論尚有不同者徒迫天威罷師道而遣臣觀昨日之所評議與今日之所施行其意可見伏望聖慈更盡大臣之謀使人無異辭同任成敗他日或少有差跌不獨臣受誤國之誅豈勝幸甚至於以身徇國進而死敵則臣之素志也夫復何說以辭

第三劄子

臣契勘童貫以樞臣為宣撫使踰二十年所握者皆關陝之精兵西討夏賊南殄方寇北攻燕雲喪失師徒無慮數十萬遂使國家兵勢削弱以至今日有敵國憑陵之禍然貫一將蒙上皇信任之專武臣將帥皆出其門内帑供給不可勝計置平貨場等以斡萬貨之低昂豐財足以養士厚賂足以弭敵故雖行師用軍無有紀律久而後敗今臣受任於國家艱危之秋姚种二帥軍馬

潰散之後衰疲劣久不訓練之兵以抗强敵辛烏合素不拊循之將士以邀成功甚矣其責重而且難也惟有一策不愛金幣以養士而作其氣庶幾可為而今之宣撫使司悉仰給於朝廷府庫空虛無以給予前日乞一百萬纔實得二十萬已有難辦之論不知何以使臣率勵將士支梧兩路而寛陛下北顧之憂也陛下謂臣忠義感激奮不顧身則可謂臣諳練兵事果能成功則不可夫以兵弱財匱之時而欲徇國家之急以捍屢勝驕

暴之敵雖三尺之童亦知其難更望陛下與二三大臣深計而熟慮之異時無謂臣輕率敢往而不顧國家之大計也議者又謂臣建守三鎮之策今日之事臣當任其責是大不然三鎮者祖宗陛下之三鎮果能守則當與天下共守之如必使建議者任其責則後誰敢為陛下納忠者更望聖慈與宰執商議審處令各為奏明言遣臣之利害是非如何激勵士卒如何應副錢糧屯泊當於何處戰守當用何策斷自睿意使臣得遵稟而行

不致誤事非獨臣之幸也實天下之幸也

第四劄子

臣昨自陛下龍飛臨御海㝢臣以非材特蒙奬擢自庶僚不旬日而參大政遂獲待罪樞府深惟遭遇之異竊自感勵思欲罄竭以圖報效而材踈智短終未能少收尺寸之功内負慙惕夙夜靡遑茲者伏蒙陛下委以河北河東兩路重寄臣自視闕然恐不足以仰承委付之意至於不避煩黷力祈罷免而眷屬之厚不容退避見

危致命豈敢固辭深惟國事之大非小己私智所能獨辦今其將行願受睿算與廟堂之成謀使臣得以遵稟奉行庶幾有濟夫用兵之道雖臨機制變不可預計然規摹大略當須先定今日之事莫大於防秋莫急於解太原之圍士大夫之獻說者不過和與戰二策而已金人留吾親王宰相以為質屯重兵於太原已半年矣使者旁午冠蓋相望而欲得三鎮之意愈堅和果可恃乎种師中姚古以十萬之師相繼潰散戰果可必勝乎和

不可恃則秋高馬肥賊騎侵軼議者必以臣今日出師為致寇之端戰不可必勝則萬一將士或復有小衂必又以臣為輕舉誤國不知陛下睿算與夫廟堂之謀所以授臣使防秋而解太原之圍者當決以何策而可也前日和議割三鎮之失至今為梗今日之謀倘或更有差誤則天下之勢有不可勝慮者矣願陛下及臣之在廷與五六大臣熟議決策特降親筆俾臣遵行臣非敢愛死誠恐有誤國家大計故敢冒昧言之仰黷天威伏

深戰慄

親筆宣諭三首

宣諭不責速進

應河北河東並便宜施行不可深進或少衂亦不罪

捷到亦不為喜但堅固期於全三鎮是朕之意卿宜

體此不責速進但歘曲圖之庶保萬全

宣諭一切便宜行事

朕信任卿堅如金石應一行事朝廷豈能預先定得

卿可一切便宜施行

宣諭所到如親行

李綱所到如朕親行

謝賜御筵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以臣差充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啟行有日特賜臣御筵者授鉞將壇謬總六師之寄肆筵宸禁猥煩八篋之陳詔語春温威顔天邇中謝伏念臣奮身寒若逢世亨嘉禄仰斗升粗識素餐之恥腹諳藜藿

初無肉食之謀自尧樞機空糜廪庾適犬戎之犯順騎遶并門驅虎士以遄征軍連代北憫其行役錫以宴娱仍詔佩櫜之臣以示加籩之寵飣餖列宿櫱鏐帶之内盼光奪流霞灩玉舟而親勸雕騰剖曲縈絶典彛此葢伏遇皇帝陛下俎豆豪英怜懞輔弼大亨以養躬節儉以旁招小雅之詩政修攘而不廢已侈百朋之錫詎言三爵之過臣敢不仰懐推食之仁力刷飲河之恥取羊豕執俘而獻馘期熊羆飲至以策勲守祖宗之故疆誓

不輕於赤壤上君王之萬壽行入賀於紫宸

謝降賜玉束帶等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以臣差充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啟行有日特降中使賜臣玉束帶一條撚金線小花紫戰袍一領金笏頭帶一條魚袋全牙簡一面緑袋金銀五百兩絹五百匹細物一百匹揀芽小龍茶三千銙椽燭五十條刀劒六口人馬甲一副金鍍銀鑻椅槍一條花角弓一張箭三十隻烏銀犀皮鞘劒一口者總戎兩部曾

未邑於國威申錫百朋已繆承於天寵轅門改觀帥幄生輝荷優睠之有加揣虛庸而失措中謝竊以先王盟府之法賞必示功大臣服輿之宜德惟稱物凡此焜煌之數當酬瑰偉之勲慨念臣愚早逢主聖幾著銖分之效敢懷錫予之貪屬小醜之未平曾大邦之敢拒猥膺推轂獲與登壇才乏西平幣仍豐於異錦德非裴度帶有過於通犀衣以珍袍副之古簡琱戈寶劒俾執鋭以輸忠鳳舛闌稾期通宵而盡瘁丁寧示眷傴僂銜恩此

恭伏遇皇帝陛下躬上聖之資濟中興之業力排羣議獨奮睿謀脫三鎮於虎狼拯兆民於塗炭天聲震疊國勢敉寧察臣早與於邊機故此俾宣於廟算憫其行役被以寵靈臣敢不肅整勝兵大摧驕寇期無南下之牧仰寬北顧之憂

謝賜鞍馬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特降中使賜臣馬二足金鍍銀閙裝紫繡鞍轡一副烏銀裝著鞍一副者使命來臨天威在

望申遣左璫之重載頒内廐之良佩服恩榮祗深慚懼

中謝恭惟皇帝陛下端一心而觀萬化操八柄以馭羣臣念其驅馳之勞錫以便蕃之寵壯元戎之十乘解左服之兩驂偉然神駿之姿被以連錢之飾臣敢不仰承睿眷俯罄愚忠誓不與賊以偕存顧雖捐軀而何惜餘齡尚壯雖無據鞍矍鑠之姿將命不遑或遂攬轡澄清之志

謝瓊林苑賜御筵表

臣其言伏蒙聖恩以臣今月二十五日總師出門特差翰林學士吳幵就瓊林苑押賜御筵者寵靈下逮已霑零露之恩宴衎俯臨再被需雲之渥載惟僥冒第劇戰兢中謝伏念臣社櫟散材康瓠小器力學粗知於忠義逢時竊意於功名適丁艱難猥叨任使超居丞轄曾罔著於休功繼掌樞衡迄蔑聞於善狀自惟迂拙每丐退藏未容乞身而歸更與登壇之選雖忠誠之備竭終天意之莫回禮遇彌加褒榮浸侈初賜宴於中禁復申犒

於上林天厨具絡繹之珍樂府備鏗鏘之奏雍容和氣感激懦衷下及羣僚亦與榮觀顧寵嘉之莫擬撫羇賤以何堪此盃伏遇皇帝陛下以道觀能使臣以禮推食慕漢高之烈脫袍有藝祖之風致此鯫生亦膺異數臣敢不力修軍政大振國威獻北闕之俘願希蹤於前世卻南牧之騎期無媿於古人

親筆宣諭途中將護

數日不見卿良深引望途中勞神不易太原重事委

任於卿更宜將慎用副朕懷

親筆手詔

敕李綱卿以鴻樞之柄總元帥之權方庚伏之届時眷旻薄之勤止載惟忠藎深所歎嘉顧邊警之未寧繄壯猷之是賴以卿舉措為國安危欲見威而銷萌宜持重以制勝往偲偲慎務決萬全卿其勉圖朕所傾竚夏熱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謝宣撫河北河東降親筆手詔表

臣其言今月二十八日伏蒙親筆手詔一道以臣宣撫
河北河東兩路特賜撫諭者跪辭丹陛方違咫尺之威
捧誦紫泥遽奉丁寧之訓洪惟德意仰見天心中謝伏
念臣學淺而術迂德輕而援寡驟蒙睿獎超執事機方
強敵蓄銳於晉疆而宴寇拏兵於朔部長蛇封豕肆毒
吾民鋒蝟斧螗扞我天討屬聖神之在念宜俊彥之旁
求猥及非才俾專大計實安危之所繫顧舉措之敢輕
負責良深撫躬知畏伏惟皇帝陛下廓至明而在位攬

長轡以馭臣任用者必責其有成訓迪者必規其所弊慮臣輕於料敵故申持重之言以臣勇於赴功故有毖慎之誠乃形一札以取萬全臣敢不上體淵衷仰循聖詔遵仁聖之秘略參以並行體魏武之新書動以從事

乞深考祖宗之法劄子 靖康元年七月初總師道出鞏洛望拜陵寢上

劉子乞深考祖宗之法進君子退小人

臣總師道出鞏洛望拜陵寢潸然涕流恭惟祖宗創業守成垂二百年聖聖傳受以至陛下適丁艱難之秋戎

狄內侵中國勢弱此誠陛下甞膽思報勵精求治之日
伏望聖慈深考祖宗之法一一推行之進君子退小人
無以利口善論言為足使益固邦本以圖中興上以慰
安九廟之靈下以為億兆蒼生之所依賴天下不勝幸
甚臣忘生觸死冒進狂言不勝戰越待罪之至
親筆宣諭覽所上章陳祖宗之法
覽所上章陳深考祖宗之等事足見忠義愛君之心
當一一銘記於懷

論不可遣罷防秋人兵劄子靖康元年四月公在密院乃與許翰條具調發防秋之兵至七月公已出宣撫朝廷降旨詔書所起之兵罷去大半公上疏力爭

臣昨待罪樞府伏蒙陛下委令措置防秋人兵臣意以謂中國軍政不修幾三十年矣闕額不補者過半其見存者皆潰散之餘不習戰陳故令金人得以窺伺既陷燕山長驅中原遂犯畿甸來無藩籬之固去無邀擊之威廟堂失策使之割三鎮質親王刼取金帛以億萬計

驅掠士女屠戮良民不可勝數誓書之言所不忍聞此誠宗社之羞而陛下嘗膽而思報者也今河北之寇雖退而中山河間之地不割賊馬出没並邊諸郡寨栅相連及不少休太原之圍未解而河東之勢危甚旁近縣鎮皆爲賊之所占據秋高馬肥敵騎憑陵決須深入以責三鎮之約及金帛之餘數儻非起天下之兵聚天下之力解圍太原防托河北則必復有今春之警宗社安危殆未可知故臣輒不自揆爲陛下措畫降詔書以團

結諸路防秋之兵大約不過十餘萬人而欲分布河北沿邊雄霸等二十餘郡中山河間真定大名横海五帥府腹裏十餘州軍沿河一帶控扼地方翊衛王室隄防海道其甚急者解圍太原收復忻代以捍金人夏人連兵入寇不知此十數萬之衆一一皆到果能足用而無賊馬渡河之警乎今臣被命出使去清光之日未幾朝廷已盡改前日詔書調兵防秋之計既罷峒丁又罷刀弩手又罷土兵又罷四川福建廣南東路將兵又罷荆

湖南北路係將不係將兵而京西州郡又皆特免起發是前日詔書所團結之兵罷去大半不知金人聚兵兩路入寇將何以支梧而朝廷何恃不留意於此也臣竊思之以兵為不須起者大概有五川廣福建荆湖之地遠一也錢糧犒賞之費多二也河北寇退天下已無事三也太原之圍賊馬不多不攻自解四也探報有林牙高麗之師金人牽制未必深入五也若以川廣福建荆湖之地遠則詔書之下以四月期天下兵以七月當時

關報三省何不即止今已七月逺方之兵皆已在道始復約回是復蹈今春勤王之師約回之獘也一歲兩起天下之兵中道而兩止之天下謂何臣恐朝廷自此不復能取信四海而將士解體矣國之大事在戎宗社安危所繫而且行且止有同兒戲臣竊痛之若以謂錢糧犒賞多則今春無兵捍寇致令誤國土地寶貨人民皆為所取今惜小費又不為之備臣恐後來所取又不止於前日也况元降指揮防秋人兵各令賫糧以行則錢

糧犒賞之乏自非所患廟堂不深思宗社大計而惜小費臣竊所不取也若以河北寇退天下無事則邊郡日報金人聚兵聲言某月入寇當取某地強敵臨境非和非戰朝夕恐慄懼其復來天下果無事乎賈誼謂厝火積薪之下而坐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以今日觀之何止於火未及然殆處於烈焰之旁而言笑自若也若以謂太原之圍賊馬不多不攻自解則自春徂秋攻守半年曾不能得其實數姚种二帥以十萬之師一日皆

潰彼未嘗有所傷衂不知何以必其兵之不多以為可以不攻而自解者臣以為非愚則誣至於林牙高麗牽制之報理或有之然不可恃彼之不來當恃我之有備則屯兵聚糧正今日之先務不可忽也今河北河東州郡日告危急乞兵皆以三五萬為言而半年以來未有一人一騎可以副其求者防秋之兵甫集又皆遣罷不知此何理也若必以謂不須動天下之兵而自可無事則臣誠不足以任此責陛下胡不遣建議之人代臣坐

致康平而重為此擾擾也除范世雄所統湖北兵閘已至襄唐間臣已作奉聖旨令疾速發赴宣撫司外所有餘路乞依元降詔書起發庶幾不誤國事

第二劄子

近降指揮減罷防秋之兵臣所以深惜此事者一則河北防秋闕人恐有疎虞二則一歲之間再令起兵又再止之恐無以示四方大信防秋之計臣前奏論之已詳請為陛下更論不可失信之意者周為犬戎所侵嘗以

烽火召諸侯兵恐諸侯之未必至也舉烽以試之諸侯之兵大集知其試已皆怒而歸其後真舉烽無復至者去冬金人將犯闕詔起勤王之師遠方之兵踴躍赴難至中途而寇已和有詔止之皆憤惋而反今以防秋之故又起天下之兵良非獲已遠方之兵率皆就道又復約回將士卒伍寧不解體夫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

梁谿集卷四十八